

资江二续支谱序

我族自唐贞观敕修谱表以来，先代源流，昭若指掌，天下后世莫不以为法焉。虽然莫为之前，虽美弗彰，莫为之后，虽盛弗传。是以文忠公起而修之于宋，监丞、守道、继之、奇翁修之于元。而圭斋公序之，亦越有明，后先继起而修之者，固不乏人。然而播迁外邑，即不外六宗之裔，而兵燹为患，残缺恒多。先祖父怀渔公与先君及族叔祖重行公不忍坠厥先绪，久而就湮，复举益支谱，鳩同宗而续纂之。迄今支分派别，莫不有宗族之谊者，赖有此数公之力也。

但乾隆之初，虽经录梓，自兹以往，世代递迁，支派益远，则数十传之鸿业，不几如一发之引千钧，惴惴乎失所恃耶？吾宗共以为虑者久之。甲午冬，四支咸集余宅，推余为再续之主，旋以星沙合谱之约，与戊戌己亥之歉，徘徊观望者数年。今幸矣，圣朝化理涵濡，以尊尊亲亲率天下，虽根蒂之混淆者，犹将爬罗剔抉，溯源而修举之。况我族赖前代诸公之力，历有貽谟。若听其漫而无纪，非惟无以对我祖之灵，亦且负盛朝董成之

至意，以故吾族叔若宁周、时若、十友；兄若植庭、周
颁、玉璞、裔薰、又韩、庭灿；弟若德相、绍文，序三；
侄若超凡、朝班、玉衡、协和、信之、周翊、行先、城
璧、太山等，莫不惓惓斯举。乃于庚子秋祭之会，力主
入局于益城公祠，四支分任操觚属稿，以续旧牒之后，
虽未与乎长沙之约要，亦即其所见所闻，登之谱牒，于
以仰副乎我祖之灵。俾后人寻源竟委，知其所自来而已。
是为序。

前清乾隆四十七年岁次壬寅

三十四世嗣孙国学生裔熙蒂载泉所氏谨识

资江续谱撰述

六朝以来，家有谱系之学又有谱系之书，若唐路氏、
宋吕氏之讲明者极详且慎。而后之言谱者艳称欧阳氏。
欧阳氏之谱，唐贞观中敕赐率更令藏之家牒守而不失，
至异数也。洎文忠公倡谱学于宋，其具于谱者，叙八祖
之近，而惟以先君诸父之“行于其躬、教于其子孙”者，
眷眷于后之人之守而不失。呜呼，以是为谱异于凡治谱

者。而凡治谱者之所奉为圭臬，固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吾友欧阳樵云、绍修、青荫、玘亭、钦斋、泉所、超凡、远亭出其所续修族谱示余，余知其谱之异于凡治谱者也，曩圭斋文公尝记支谱矣。仍防里之近而以重伦纪、厚风俗，使子孙知源委之所自一如文忠公之法。今观诸君之所辑，诗礼相仍，簪绂相踵，支分派别昭然在目，而于耆逸、名位、忠孝、理节、六祖之志，纲提目举，犹然文忠公眷眷于忠以事君、孝以事亲、廉以为吏、学以立身之遗意也。六宗之道实在于是。欧阳氏蛰蛰绳绳以振起来兹绍续二先生之绪者，岂仅谱云尔哉！观诸谱，欧阳氏之谱异于凡治谱者也！

国家重熙累洽太和洋溢，冠盖之族保世滋大，涵濡深仁，相与治其家谱，盖升平之气象极盛矣。士君子遭遇盛时，讲明谱学，收婺州既失之宗，不貽讥于拜汾阳已远之墓，以文忠、圭斋之治其谱者治其谱，其得所圭集也欤。

乾隆四十六年岁次辛丑孟冬月
赐进士第、特授文林郎、候选知县、
年家眷弟谢最纯顿首拜撰

资江欧阳氏三续族谱撰序

古人敦睦族之风，后世废联宗之法，而叙其世家，原权舆于汉魏。谱其氏牒，必规仿于欧、苏。故甲、乙、丙、丁之姓，类，皆编以绌緼，文武忠厚之传不奉为圭臬焉。资江欧阳氏者，得姓肇自亭侯，分支由于涿郡。自唐宋以历元明，名儒不少；从吴越而迁荆楚，显宦居多。瓜绵椒衍，咸达人明德之遗；棋布星罗，尽一祖六宗之裔。溯华胄之遥遥，不必妄援闵子；稽前人之赫赫，何须显附梁公？既代有缙绅之士，亦家多簪笔之才。是谱之垂，视他姓独异，而考校者真；谱之出，视他姓独先，而从来者远也。盖夫谱表敕修于开国，洵为家代之纪纲，谱图继作于文忠，具见子孙之系属。厥后若圭斋、茂野诸公，则厚俗重伦，敬宗收族之情笃。其间于东凤、显嘉数辈，则溯亲返始、清源敦本之念殷。以及道德、文章、勋名、节义之追美扇芳者，初非滥载；本原世系、理学、耆逸之提纲挈领者，亦可旁参。斯不亦焜耀简编，裔皇典册也哉。家君司铎于益，振兴文治，首重明伦，董率儒林，先期教孝。余膺简命，典试黔南，乞假省视，

见夫济济生徒，半属衣冠之族，彬彬俊秀，群登德行之书。询及欧阳中塘、朴轩二君，盖以乙卯曾晤于秋闱。余亟赏其文之工，而深知其学之邃，识初通乎半面，交遂缔以同心。乃彼也，鱼腮尚暴，频兴点颌之嗟；余也，蜗角犹争，屡志中眉之倖。迩年玉署深居，盼尺书而遥滞；今日鲤庭暂过，思樽酒而细论。忽与族彦巨宝、从龙、桂园、树勋、鼎扬、彬园、可观、盛唐、远亭、和五，持所为谱质余。是知识擅兼人，义同作史。纪门内之遗行，可免讥弹于班固；录家人之实事，宁夸艳富于邺明。玩其体裁，一踵先民之旧；观其制作，累陈世德之新。盖称先而不谬，何妨收黄渥为同宗；缘数典而毋忘，岂若拜汾阳为远祖。锄其非种，爬剔维严；溯所自生，攀援必谢。则操觚既非率尔，而披简又何间然。余乃叹源远者流长，本深者末茂。交叶覆枝，不失葛藟之庇；总川包渚，都为渤海之归。以兹绳武，真杜甫之于审言；由此贻谋，既谢元之于灵运。卜五世之其昌，竞说善人有后；知盈数之必大，谁云廉吏难为。于是行于躬而教于嗣，能继志于祖宗；孝于亲而忠于君，用增光于庠序。余于是谱觐之，更于诸君望之已。

清嘉庆十七年壬申岁孟春月谷旦 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

庚午科典、贵州试副主考 年家眷弟聂铎敏顿首拜撰

资江欧阳氏三续族谱源流

古来善治水者，莫如禹。后人观河洛而叹明德之远，岂偶然哉？夫治水必溯其源，而后知其所以分；必沿其流，而后知其所以合。昆仑者，河之源也。而其流则经于雍，经于冀，经于兖，脉络无不分明焉。冢岭者，洛之源也。而其流则会于涧，会于瀍，会于伊，汇归无不合一焉。明于治水之道而谱之，所以治者可知已。吾族谱推其祖之所自出，则断自禹始。禹殁河之昆仑，洛之冢岭乎？盖自夏后帝少康封庶子无馀于会稽，使守禹祀，历二十余世，至允常之子勾践为越王，传五世至无疆，为楚威王所灭。其子蹄封于乌程欧馀山之阳，为欧阳亭侯。子孙因以为氏，遂不易焉。汉高祖灭秦，得无疆之七世孙摇，复以为越王。而亭侯之后，有仕汉为涿郡太守者，析两派：一千乘，一渤海。千乘派自生至歙，八世为博士。歙以事见杀。子复卒，无嗣，经不传家，族属亦微弱，后不复见。而渤海一派独传，初居冀州渤海郡，晋时有曰举、曰迹、曰纯者，随晋渡江，皆不显。惟建字坚石为冯翊太守，所称渤海赫赫者。卒遇赵王伦之乱见杀，其兄子质惧祸，乃偕弟崇文奔长沙。崇文生

子成，历数传至景达，仕南齐，为长沙显祖。其孙頔生纘，纘生询，询生通，四世仕唐有闻。自通三世生琮，唐玄宗天宝时，由长沙擢为吉州刺史，子孙遂家于吉，是为吉州初祖。琮二子晤、昧。由晤而彻，而铉，而邈，而绪，绪进士及第，官至御史大夫。生子三，长彪、次彤、次万。继踵为安福令。万传五世而为六宗，曰谟、诂、詒、堂、宏、钺，即吉州各派之始祖也。六宗之后繁衍扶疏，多散处于外州他郡。而后先之徙于益者，惟堂、宏、钺三宗之裔，其今之居于梅子山蛇头山者，则自念五公始迁。而伏一公之后世，居西湾继江山焉，系属堂祖也。今之居于阳家山、鸟窠山者，则自九龄公，道传公始迁，钺祖后也。而宏祖之后世居敷溪、善溪焉。其他转徙无常，星罗棋布，至邈远未相通问者不可胜纪。则欲于既疏而使之亲，既涣而使之萃，洵非谱之修不为功。

夫吾宗之谱由来已旧，自率更令奉敕修谱表，至文忠公仿史作谱图，而世之谈谱者，咸以欧阳氏为宗。况踵修代不乏人：在宋则有监丞、巽斋公；在元则有奇翁、圭斋公；在明则有俊质、显嘉、茂野、东风诸公。逮国朝和气薰蒸，人文蔚起，倦倦于敦本睦族。汇其谱牒，

一修于乾隆己未，再修于乾隆庚子。类皆沿流溯源，上自神禹，下迄六宗。其间之或分或合，了如指掌，厥功亦綦懋矣。

今日者，谱之修孔急，非得其人慨然起而肩其任，上无以继先人之令绪，下无以垂百代之休光。大惧源无由清，则一身昧所从来，而世次渐不可考也；流无由正，则各派无所统会，而情谊终不相联也。其不至视族姓为秦越者几何哉！因於嘉庆庚午，纠资江三宗之裔而倡议续修。族中无大小，僉唯唯属余辈操觚，遂共襄厥事。积数载蒐讨校讎之勤，阙者补之，讹者正之，而义例悉遵前代之旧。非敢云有功也，亦期告无罪也。

顾谱以万公为一世祖，而必远溯于禹者，夫岂蔓引风牵哉？特由万公而溯之琮公，由琮公而溯之景达，由景达而溯之亭侯，由亭侯而溯之允常，一脉相承，丝联绳贯。后之读是谱者，如披禹贡之书，而知水之源不竭，于星宿则由濫觴溢之而四出，是其合之无弗分也。当秩然而辨昭穆之序。水之流不外于朝宗，则由众派约之而同条，是其分之仍见合也。当油然而生孝弟之心。盖即本禹之治水者以治谱，庶乎数千年之源委、亿万人之支流，后日可一览而识也，不益令人思禹之功，万世永赖乎哉！

清嘉庆十七年壬申岁 孟夏月

三续嗣孙谨识

资江欧阳氏四续族谱序

谱者所以敬宗而收族也。我族谱自率更令询公创始，至文忠公修益加纂辑法始备。厥后因之，各派不少异。我邑自乾隆己未合四山修之，至庚子又续修，嘉庆辛未又续修，今四续焉。其源流世次，老谱载极而悉，无复俟兹赘独。自前年戊午秋祭，会议复修，惟人丁繁衍，居址星散，有同邑而谱分修，有未分而修误，有远徙他邑而向未修者，今幸一气同心，不数月而分者合，而误者正，而远者来，功遂竣焉。且夫世之叙谱者，不一议：或近据目前而不追其始祖；或支派稍远，而遂弃不复收。不知人必有祖。如果原原委委，可溯而及，何得以为远而不详；果系同宗，何得以为疏而不录。凡若此者，大都其先无可考。否则，其传足据，而或矫为之说以图粉饰焉。夫岂敬宗收族之义，而为仁人孝子所忍出哉？然此皆因其初无谱故也。我族谱幸先世有道，作之于前，逮后述者代兴，今览其书，俾世传图记，历数千百年犹

了然如在指掌，且合数宗而亲之、序之，井井无少缺误。先人之泽亦后代之光也。昔人云：“本深者末茂，源远流长。”如我族者其丰本浚源，固何若耶？今幸帙成，因志数语以弁其端，非敢谓有功也，聊以尽其分之所当为，与其事之所不得不为耳。

清咸丰九年己未岁季秋月

四续嗣孙谨识

资江欧阳氏五续族谱序

天下氏族多矣，夷考所自出，半皆希夷灭没不可得，即间有得者，非附会增益，即阙残零落不成编纪。故虽近在一乡一邑之间，往往各宗其宗，各祖其祖，渺然而若秦越者，凡以谱学之未讲，讲之未先，先之未得其人耳。

我族自大禹少康而降，阅今四千余年，而其间之大宗、小宗、分支、别派，原原委委有条不紊，族姓满天下，猝然相遇叩之，而亲疏远近之别，尊卑长幼之伦，莫不昭然若揭者，凡以谱学之能讲，讲之能先，先之能

得其人也。率更令表于唐，文忠公图于宋，其先与得人何如也。矧又有圭斋东凤诸名宿继起，而作於元明间乎？是以我族之来益也，出非一地，至非一时，而支又各别，固前明通谱后，二百年未相联属者也。诸先正纲罗散失，修举废坠，乾隆纪祀合族属之，在益者而谱之。而本本元元，同条共贯。初无纪载之不符，源流之不合，世次之不伦焉。甚矣，先泽之长也。夫天下艰钜之事多矣，无章可宪，无旧可仍。有志者犹且起而肩之。艰难缔造，惨淡经营，以垂功奕世。况吾家志乘，事虽艰钜，而表留图在，统宗吉州诸谱又存，为之者不过因其旧以图功，初无创始、造端之事，而犹退缩因循，不继往以开来，世其何以为先人后，后人先乎？诸先正之汇而纂之也，与夫再续三续四续之不自难、自懈而迭起，而承其业者，大抵皆斯志也。

今又阅年三十矣。其间生者、没者、娶者、嫁者，远徙而他适者，纷纷并作散无统纪，不急起而采辑之，姑置以俟，久之又久，不将无从考问乎？！乙秋杪，集议续修，六更，方成卷帙。此岂遂可以告无罪于先人，无过于后人乎？亦聊以塞及身之责，与不忘先志已耳。

然自造谋以来，吾辈周详审慎，调停斟酌之苦心，其祇塔自喻，不堪人告者，在在多也！而终不以艰难而

萌退志者，盖大惧上无以先人之绪，下无以开来者之先，并惧前人之失其传，后人之失所考，至与希夷灭没者等耳。若蒐讨编次之勤劳，不足录也。后之继吾辈而起者，其亦鉴于斯也夫。

清光绪十六年岁在庚寅仲冬月 谷旦

五续嗣孙谨识